

老黄豆腐

□朱明东

龙江故事

真不知他咋想的，不追究假冒的事也就罢了，没几天老黄居然将那家菜店发展成了老黄豆腐代销点……

小城东四这片，只老黄一家做豆腐。东四人好把买豆腐说成捡豆腐。一个买，要花钱，没占便宜；一个捡，花了钱，也似白捡的。我打小就爱吃豆腐，不管在哪儿生活，一见卖豆腐的，就想捡上两块。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家里每年仅能分得几升金贵的黄豆，不敢多换豆腐，得要留着下酱。每到秋后，母亲总是领着我们兄弟几个在空旷的田野上捡黄豆荚，甚至要哈下腰蹲在地上一颗颗捡黄豆粒。过年时，母亲会把我们的成果收拾干干净净拿到生产队里订上一板大豆腐和几斤干豆腐。要是没黄豆，拿钱买也成，可节俭了了父母，咋能舍得花那个钱呢？年少时对人体味浅，自打捡上老黄豆腐后，才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感悟。

没多久，那鲜嫩的大豆腐就做好了。老黄用长木尺端正正给豆腐打块。“小小豆子圆又圆，做成豆腐来换钱。人人夸我生意好，足斤足两才赚钱。”多年来，老黄豆腐打出的豆腐块从不缩水，即便成本高物价涨，老黄连同他的豆腐在东四，还是分量不减，块头坚挺。

最耗神的是卖豆腐。每天，老黄要做10板豆腐，每板50块。这个量是老黄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豆腐少了满足不了需求不成，弄多了臭大街了更不成。老黄先给东四各大小饭店送去8板豆腐。送完后，时间就到了上午10点多。老黄再骑着电动三轮车拉着剩下的两板豆腐来到小区路口。他不喊也不吆喝，点燃一颗烟，温温和和等人来惠顾。不一会儿，人们三三两两来到车前捡豆腐。老黄一笑，豆腐卖得稳稳当当干净利落。用不上1小时，那两板冒着热气的豆腐就卖光了。

要捡老黄豆腐得看运气。我只有在双休日时才去，其它时候要捡非预约不可。老黄配手机后，每次捡豆腐我都要先给他打个电话，若他已到路口，我就赶紧下楼。要是慢半拍那就捡不到了。我是真爱吃老黄豆腐，一周里不吃上一回，就像缺点啥浑身不得劲。老黄说岳飞也爱吃豆腐，什么溜豆腐、拌豆腐、炸豆腐、煎豆腐，都喜欢吃。我问，你咋知道？他说，刘兰芳讲的。我哈哈大笑，吃老黄的豆腐有当民族英雄的可能，好吧，我接着捡。

老黄豆腐好吃，东四的大小饭店自然多受食客的青睐。小区对面的冷面馆，就常来为吃老黄豆腐的“回头客”。“回头客”们一进门，往往是不先点冷面，要先喊一句“来一盘凉拌老黄豆腐”，要是没了，怕是那冷面就会写到了脸上。

好东西一出名就容易假冒。那天中午下班，忽然想吃老黄豆腐，急忙到路口处看老黄还在不在，可此时的老黄豆腐早卖光了。心不甘，走进菜店看有无老黄豆腐卖。却见案板上摆着几块豆腐，软软塌塌，不新鲜也不白嫩。问是不是老黄豆腐，菜店老板信誓旦旦：“绝对保真，假一赔十。”似乎看出我的心思，老板又道：“再好的豆腐，搁久了就这样。”信你，捡。可回家一尝，味儿根本就不对。老黄豆腐细腻甜润，而这豆腐渣了吧唧的还有点涩。一块冒牌豆腐，让我恶心想了好几天。我把这事跟老黄说了，老黄一边给我捡豆腐，一边望着对面那家菜店，连“哦”了几句，就不再言语。真不知他咋想的，不追究假冒的事也就罢了，没几天老黄居然将那家菜店发展成了老黄豆腐代销点，每天都匀出半板豆腐拿到菜店里卖。那菜店门前蹩脚的音响就经常传出：“优质大豆腐，老黄指定销售……”

最后见到老黄，是2018年春。去捡豆腐时，老黄幽幽地说：“吃吧，这是最后一回给大家做。”我一惊，问：“咋啦？”“哦，没啥，我和老伴过几天要回老家养老啦。”我遗憾道：“那以后可吃不到这样好的豆腐了。”老黄笑答：“没事，以后我女婿做，他会按时按点来卖的。”“哎呀，女儿结婚了。祝贺你呀！”“是我招的上门女婿也是我的徒弟。”老黄说他把手艺都传给了女婿，包大家吃得满意。

可后来，我还是失望了。老黄女婿很勤快，像老黄一样整天忙个不停，对前来捡豆腐者也时常笑脸相迎。没过半年，他毛枪换炮，把老黄留下的那台电动三轮车换成了四个轮子的“半截尾”。装备强了，人更干净了。豆腐还叫老黄豆腐，可吃着，总感觉与老黄做的差了那么一丁点儿。至于差在哪儿，我也说不清。

老黄豆腐因做豆腐的人姓黄而得名。在东四，老黄豆腐是个品牌。东四有句俗语，叫“老黄的豆腐——不愁卖”，大致和“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差不多。老黄不光做豆腐，还亲自开个三轮电动车卖豆腐。我到小城时，正是老黄勤恳经营生意时。到小城后，每个礼拜都要吃老黄豆腐，从1元钱一块到现在3元钱一块，一捡就是十七年。老黄的豆腐，咋吃都不腻。溜炒地炸烧，任你调着法儿去吃。我最爱吃溜豆腐。先用漂亮的水果刀，以打魔方块线路下刀，待将豆腐切成方丁装进小盆后，用开水浸泡10分钟左右捞出。烧锅热放油，葱姜花椒大料炆锅，加少量开水成汤，料酒酱油白糖一起招呼，再将豆腐下锅，咕咕嘟嘟一番炖，汤渐干，即用淀粉勾芡。有绿叶葱花啥的最好撒上，灭火放盐盛盘。那味道，给啥好菜都不换。

老黄一家三口，起早贪黑就靠做豆腐生活。我每天晨练都打老黄家门过。他家在北山公园脚下，独门独院一平房。宽敞的院子里晾满白花花豆腐包，一家人正屋内屋外忙个不停。老黄性格好，不管多累总是笑呵呵的。老黄做豆腐不昧良心，做出的豆腐和他的人一样，鲜嫩敦实，安安分分。老黄买来的黄豆，都是颗粒饱满金黄浑圆。做豆腐前，老黄总是监督着老婆和宝贝闺女仔细挑选豆子，不让一粒坏豆子混入其中。老黄啥都好就是好磨叽，真要仔细挑豆子，老黄那张嘴磨叽起来，就像磨盘一般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黄豆要好，水也不能次。那年，老黄花了一大笔钱，在自家院子里打了一口深水井。我喝过那水，比其它地方的水清甜甘冽许多。我和老黄说，你家这口井就像天然的涌泉，别说是做豆腐，就是直接灌瓶都好卖。老黄眯着眼“呵呵”地笑，阳光溢满了他的脸。

起初没有电磨，老黄做豆腐主要靠小毛驴来拉磨。他将泡好的豆子不停地往磨盘中间推，那头小毛驴呢就伴着老黄那忙碌的身影，一圈一圈地磨磨磨不停。老婆烧火，那口12印的大锅里悬着一挂大大的豆腐包。磨了一会儿，老黄把磨好的豆浆往豆腐包里倒，豆腐包摇晃着，扭动着，乳白色的豆汁从豆腐包中缓缓地往锅里渗。大锅煮沸，豆汁成浆，豆腐坊内热气腾腾。豆浆煮好，老黄开始用卤水点豆腐。他拿着那把长柄勺，一下一下在容器内轻轻地搅动着，很快，豆浆就凝成了豆腐花。老黄将豆腐花一一盛进摆好的木托里，用包布将豆腐花盖严，再加木板压实。

一块桌面

□韩秀媛

又接到安装师傅的电话，要给我送桌面。我说下午两三点钟在家，到那时候再联系吧。上个月网购了一张白色实木写字桌，有木工师傅送货上门安装。安装好后，我发现桌沿有处比较明显的瑕疵，两层厚厚的油漆堆叠在一起，像两道难看的褶皱。

我提出要更换一块桌面，网店那个客服小妹说，亲亲，我们师傅修理一下，保证修成原样，并返给亲亲一个50元的红包。

我说，我不要红包，我只想要一块看起来顺眼的桌面。反反复复说来说去，客服小妹又让了“一大步”：亲亲要是同意上门维修的话，老板同意给您包一个200元的红包……

我犹豫了，一下让了200元，对于一家网店来讲，不少了，可我看着那道油漆的皱纹心里实在是不舒服。

我停顿了一会儿说，不然，就退货吧！等到了入暑伏，这块调换的桌面终于要送到了。

傍晚时分，天已经不那么晴了，却依旧无风，闷热，窗面晒了一天的树梢也蔫垂着。那个师傅还没来。我斜倚在沙发上，把电话打过去，关机。正想着怎么能联系他时，一个外地号码打过来了。

姐，等着急了吧？手机没电了，好不容易才找到您的电话，我现在就过去给您安上……

剪影

□司汉科

又豆秸

起先还是金色耀眼的豆地
转眼被大地剪了羊毛
成刺的豆秸，城堡一样
我和姐赶着牛车，成了大地的剪影
老牛漫不经心地
不时回过头，表示不满
剪影不断增高
直到顶到了星星
夜色里，老牛不打算飞
我和姐唱着歌
高高的兴安岭

听风吹叶落的声音

在金色的秋天不要和我谈论死亡
这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花蝴蝶正在寻找蜜意
遍地都是挥舞的月光
大片谷穗都在喂养秋天
在这样鼓胀成熟的季节
要谈论死亡是不公平的
秋天总有蚂蚁把种子背走
松鼠把秋天敲黄
而我，只好拿一片残叶蒙住眼睛
细听风吹叶落的声音

叶之畅想

□程昱

偷偷地从冰雪中探出头来
把红红绿绿贴在季节的门楣
梦，从叶脉里生长

风，悄悄地讲述着秘密
雨，大胆地进行构思
是谁在一路狂草
开始在季节深处题款

太阳越走越近
丰腴之美，妖娆之姿
宛如大唐飞歌，九天神曲
在天空的大幕下
徐徐上演

南飞的雁
翅膀滑过，山岗五彩斑斓
秋之交响
稻田里一片金黄的音符
一幅神农版画
高粱开场走秀
玉米荷枪实弹
黄豆更是鼓起饱满的胸膛
和风弹奏，像零点乐队一样

雪是冬的催道夫，一路打卡
母亲的声音
是跨越千山万水的归途

玉米地

□河西

坡下的玉米地里
传来几声咳嗽——

是老父亲
握紧了那些秧杆
摇动着夜色

……月涌，星垂
我在人间，迷途知返

来稿选登



《十月》
国画
张海东

秋色偶遇

□万有文

在禹支山
我们遇到的秋天已开始变黄、变红
阔叶树挂上半面黄金，早已一路欢歌
满山遍野

河谷两岸，秋深石凉，河水哗哗
清泉处有秋声
山谷里一样充满了秋风
和秋怒的脸蛋

山上草木皆作欢迎状
啾啾，唧唧
枯草舞动，树木有声

而我们眼前，满眼的风景
也都已开始如我们一样缩首缩尾
打蔫的打蔫，变色的变色
好像生怕那个秋天发一通
暴雨雷霆般的大脾气

土豆花

(外一首)

□许放

含笑的时候
紫盈盈的花瓣
黄澄澄的花蕊
一嘟噜一嘟噜的
招展于阳光里
蓝天下

白色的花瓣
依然是黄灿灿的花蕊
与百合，斑点风铃草花比美
貌似白玉，棉花

无论是紫盈盈还是白花花
你带给人以视觉享受
带来丰收的喜悦

土豆铃

风，摇落花期的时候
你如约而至
像青枣子那么绿
在白云下招摇

小时候
你是我眼里的一道风景
妈妈摘豆角，扒土豆
我就用花衣裳襟
兜着满满的土豆铃
妈妈就会嗔怪地说
又要玩过家家

开镰

□于德深

处暑一过
父亲就呆不住了

他从仓房里
翻出那把长了老年斑的镰刀
又找出块儿脸上
没有麻子的磨石
吹去上边的浮土
然后，坐在板凳上
左腿搭着右腿
右手拿着磨石
抿了口唾沫
沙沙地磨起来

一袋烟的功夫
他用指甲盖儿挡了下手印儿

走不动了
父亲喃喃地自语道——
磨刀不误砍柴工
老天下了两场秋雨
我用这洋了火的镰刀
一天就能把稻子抢回来

说完，对着母亲喊——
老婆子，别忘了蒸粘豆包
母亲从屋里跑出来
用围裙擦着手
——正包着呢
老天拔地的
别贪心，累着

父亲头也没回
把镰刀夹在腋下
一溜烟，朝着泛着黄晕的稻田走去

位，二十岁出头，高瘦，头发干净、黑密。天热，他把口罩挂在下巴上。

他在门外将木条订的外框启开后，拎着那块桌面站在门口的地毯上，小心翼翼地问，姐，用不用换鞋？

我向他招招手说，快进来吧，不用换。

小伙子把上面的抽屉卸下来，又钻到桌子底下，半躺在地上，拧下固定桌面的螺丝。

咦，怎么只上了两个螺丝？我说的呢，感觉桌角有些不牢固……

不要紧，我这里还有螺丝的……

小伙子扣上了新桌面，又钻到桌子底下，逐个螺丝拧好。

他将换下来的桌面按照原样一层层包好，又向我要了透明胶带将纸壳包装封上口，再到门外将包装好的桌面放回木框里。

不麻烦啦，干我们这行的，哪有不擦碰的。说着，他抬起离我近的那条胳膊继续干活，黝黑的手臂上有几道深浅不一的划痕。

终于将桌面塞进木框里，他舒了一口气。一大滴汗珠滴在纸壳上，在寂静的楼道里发出“叭”的一声。纸壳被润湿，像一朵绽放在盛夏的野菊花。

他抹了一下汗，自言自语，今儿个天儿挺好，没咋热。

还有几个活儿？就剩一个餐桌了，到家也得七点多钟。回家自己叫外卖吗？

我在家做好饭等着我。我又有些好奇，这次怎么就你一个人来？

他说，现在活儿不好，加上本来换货安装费用就给得很少……

他边说边将桌面扛在肩膀上，用另一只手拎起工具箱，一步一挪地向下走。

儿子游完泳回来了，他拎着一只浴筐，满身香气，步履轻盈地上楼。两个陌生的同龄人互相看了一眼，擦肩而过。

单元门“咣当”一声很响亮地关上了。不知谁家的炉灶上正焖着肉，混合着香料的肉香在楼道里飘荡。

我们头看着儿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儿子不解地看了看我。

我说，累了，洗手吃饭。



龙头条新闻App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